

養素堂文集

養素堂文集卷二十九

荅威張 澍介侯

說

性情說

孝經援神契曰情者魄之使性者魄之主性生于陽以理

執

一作契

情生于陰以繫

一作計

念易緯鉤命訣曰情生于陰

欲以時驗也性生于陽以就理也

一作理執也

陽氣者仁陰

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白虎通曰性者陽之施情

者陰之化也人秉陰陽之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

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秉六氣以生者也六情所以扶成

五性也許慎說文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者按班許之說與緯書之言相符又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謂情非制度不節性者生之質也質樸之謂性其理亦與孟子相輔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言人不以性爲情則所行雖正必不能久蓋言性善而情有不善也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亦是言情之發而善者情有善則性之善可知矣王充論衡本性篇曰周人世頤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故仲養性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東平王思傳詔勅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

少長耳目牽于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佞情亂其性利勝其義也魏廬毓論人皆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郎馮翊李豐問廬毓毓曰人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亦與孟子言非天之降才爾殊一段道理相合此蓋魏人之言性情真切通亮淵懿無疵與後人之言性情者迥異矣而晉賀瑒曰性之與情猶水之與波靜則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時是情此喻微有疵蓋水有清濁波有徐急也夫性者生也其本質情則參以人爲故有善有不善耳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古僞字與爲同書之南僞

養素堂文集

卷二十九

二

古文作南爲卿之言性惡疾人之爲惡而爲此激論也

天道說

或曰天有道乎曰有道何道也曰吉凶既福之道也或又曰宋儒言天道謂天理之自然晁天道卽天理也曰此宋儒之所謂天道非孔子之所謂天道也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曰天道福善而飢淫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左傳曰天道多在西北又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國語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晁咸言吉凶之數也豈言天理乎後漢書桓譚傳曰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

康成論語注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是性命與天道自係二事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趙岐注謂虞舜并廩文王拘幽孔子戾困之類故曰命也今謂爲天理之自然天理豈有吉凶旤福乎必不然矣

六馬說

天子駕六公芊家說也天子至大夫同駕四毛詩家說也王度記亦言天子駕六許叔重五經異義所引如此異義引易時乘六龍以御天鄭駿云易經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今天子駕

六自是濫法與古異澍按鄭康成之說非也古人指事
實豈有本駕四而故言駕六者如周禮龍旂六旒以象
以伐統于參本六星也故以之取象况春秋命秣序屢
古帝駕六飛龍駕六飛麇駕六飛鹿駕六飛苹知古天
駕六審矣或曰詩云八鸞鸞一馬二鸞則固四馬矣
知古之乘車則四馬康王之誥言乘黃是也太路則六
月令所言是也詩言六轡沃若六轡在手豈非六馬乎
劭濫書禮樂志注引易時乘六龍以御天劉昭注王度
京氏易公羊春秋皆言天子駕六荀子伯牙鼓琴而六
仰秣楊倞注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白虎通曰天子之

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司馬彪曰法駕六馬也薛綜
西京賦注蔡邕月令論言周官天子六馬故有六騶獨斷
言天子駕六馬周書王會解成王時書也而云其西天子
車立馬乘六石鼓文宣王時詩也而云迢迢六馬漢人之
言六馬者不必繁引茲則周室遺文也豈有紀本朝之制
而僞誤者况夏書五子之歌曰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是
亦言六馬矣說者又謂此梅頤之僞古文不足據夫佞僞
者必根厖古制使人信從豈肯故造典禮以貽後人之培
擊乎近人桐城姚姬傳龔偃師荏虛咎億以爲駕六者乃
是秦制果何依據而漫爲此說乎况後漢書輿服志明云

秦并天下闢三代之禮佗金根之車金根車卽殷人之大路可知秦始皇之駕六馬非特刼也許慎亦言天子駕六馬與王度記合鄭康成又謂周禮乘馬有四圉圉各養一馬此最難通夫豈有一圉止養一馬者蓋四圉謂四時之圉一圉一人主之也如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獫僕冬祭馬步獻馬請馭夫是也若謂一圉一馬則天子之馬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圉數亦當如之必不然矣

駁惠定宇箕子明夸說

惠定宇周易述云明夸之五曰箕子當从古文佗其子其

古音亥亦作冀劉向曰今易其子作蓰茲荀爽據以爲說
讀冀子爲蓰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
該闕于亥肇萌于子該亥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于亥
乾出于子用晦而明故云其子之明有馬融俗儒不識七
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
子臣也而當君位乖于易例甚矣謝按定宇此說大謬漢
書儒林傳云蜀人趙賓好小數書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
明有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蓰茲也賓持論巧慧
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
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傳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

法遂不用蓋班固亦遂于學嘗典校秘書箸此以明賓說
之非古法乃實錄也晉人鄒湛潤甫云訓箕爲蓂詁子爲
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其言良是卽唐顏師古
澣書注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有利用貞此箕子謂殷父師
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爲說耳惠氏乃竝孟堅潤甫斥爲偏
辭亦太悍盭矣且易象辭明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
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正指文王囚
羑里箕子爲奴事馬融虞翻以爻辭爲周公所作故引近
事以釋明有之義若箕子解作蓂茲則文王又何解乎乃
又以六五君位箕子爲人臣不當居君位爲乖于易例

夫易六十四卦六五九五不專指君位者多矣且以箕爲
蓍以子爲茲又何與于明膏也夫箕可通其而可通蓍乎
箕子之明膏云者謂初幽囚拘辱而秉志不回卒能傳洪
範于興王其道大光分茅胙土是之謂利貞耳故王弼注
云最近于晦與難爲比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猶闇不能沒
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此亦暗指箕子遭難而言
若萬物方蓍茲是陽氣鍾于黃泉之時句者尚未出萌者
尚未達則象辭所言箕子之貞明不可息者不可解矣且
蓍茲之貞亦殊不成文理况陸元朗釋文引劉向曰今易
箕子作蓍茲是古文易作箕子矣惠氏輒改劉向言箕子

作其子以就已說亦欺人之甚矣江都焦循謂王弼亦讀
箕子爲其滋以茲字解子以斯字解其真乃暗中摸索所
謂啞拳瞎棒以馬季長說爲非傾矣近人喜宗溲儒之說
乃并溲儒駁斥者亦從而信之且曲辭以徇之是眞誣罔
非經之甚幸而何

正錢竹汀劉珍未作釋名說

按劉熙注孟子注諡法作三禮圖作釋名錢氏曉徵以後
溲書劉珍傳珍作釋名爲范蔚宗之誤非也豈有蔚宗不
見其書而妄嫁之秘孫者此乃錢氏之誤說未嘗詳考之
也夫景鸞作月令章句蔡邕亦作之穎容作春秋釋例杜

頤亦作之焦贛作易林而崔篆許峻亦作之趙岐作孟子
章句程曾亦作之衛宏作溷官儀蔡質應劭丁孚皆作之
薛濞作韓詩章句杜撫張匡杜瓊亦作之陳術作釋閭徐
爰亦作之劉向作列女傳繆襲項原皆作之劉向作孝子
傳宗躬師覺授蕭濟虞槃作周景式均作之稽康作高士
傳蘇順魏隸皇甫謐並作之應劭作十三州記而樂資黃
義仲鬪駟亦作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明克讓來與諸葛
穎又作之桓譚作新論等譚復作之揚雄作太乎經楊泉
亦作之王肅作喪服要記而蔣琬劉昫皆作之阮湛作三
禮圖而鄭康成劉熙劉昌宗張鑑夏侯伏朗聶崇義皆作

之此類不可悉數猶之子夏作小序而衛宏亦作之也後人混此書爲一妄謂今之小序卽散仲作殆未知散仲之先已有引用小序者且毛公在前豈能見散仲之序乎豈非夢夢

關崔氏說

近人崔應樞考信錄云舜既見舉受百官則慎徽五典納百揆賓四門將惟日不足何暇閒居家中而完廩浚井而鳴琴也使瞽瞍掣舜肘至此舜亦安能爲堯盡職乎按此真孩語蓋沿襲程灝蘇轍司馬光羅泌之說以孟子之言非實也後世之賢尚有分其才執足了千人者况以舜之

乎德宏才敏給豈有寅亮百工終日不遑一無暇晷不爲
父母役使哉且以舜之神奇入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是
何鎮定則家庭逆境自然順受鵬納從容不迫豈如小夫
淺薄庶事叢集則手足忙亂一有拂鬱則神思惶惑此非
所以測聖人也陋儒無識敢于詆譏孟子孟子豈鄉壁虛
造哉審尔則高宗之放孝己尹吉甫之放伯奇晉獻公之
殺申生皆屬烏有之事矣惟孝己伯奇申生無大舜之德
不能格親以至于被放而死此舜所以爲古今之大孝也
與

駁工泉之何彼穠矣詩說

近有楚人王泉之解何彼穠矣詩謂荏王以元女太姬配
胡公以次女嫁楚熊繹之子平王爲平正之王指荏王齊
侯爲齊一之侯指熊繹其說絕悖誕無理夫鬻熊事文荏
其子熊繹歷事文荏成康繹生熊艾古書具在竝無繹子
爲荏王壻之事毛傳謂荏王女文王孫或以齊侯之子爲
丁公伋或又以伋與邑斐爲兄弟行不可爲婚此荏王之
少女適伋之子乙公也乙公爲世子而伋爲之娶故曰齊
侯之子觀左傳楚靈王謂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與
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子革曰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

皆有是珍寶之器周尚不以之賜予況以王姬下嫁于葦
路藍縷之蠻夸乎如果周楚是甥舅豈有子革通曉古事
而不言之者泉之又謂楚稱子亦可稱侯且楚曾稱王矣
然楚之稱王始于荏王熊通而春秋祇書子豈有荏王頒
爵是子當荏王世卽僭稱侯者眞嚙語也彼蓋妄以此詩
爲楚風也楚有辭臣矣何必更言有風

駁王泉之無未生而有名說

左昭公三十二年傳云成季友文斐之愛子始震而卜卜
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
言其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近有楚人王泉之謂無未

生而有名者疏誕之甚渠蓋未讀金左傳也昭元年傳莖
王邑斐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名曰虞將與之唐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又昭七年傳衛孔文子
夢康叔謂已立元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尔子狗與
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平世之夢夢協杜注夢
時元未生此豈非未生而有名之徵乎且此事後世亦多
有之

駁王泉之衛靈公無子說

按世本衛靈公生昭子郢郢生以子木郢字子南木字彌
牟其後爲子南氏左哀公傳衛侯游于郊子南僕杜注子

南靈公子郢也與世本合而楚人王泉之以郢非靈公子以公有余無子將立汝之言爲據是未觀杜注也杜云蒯瞶出奔無太子故言無子如晉獻公曰余無子亦言無適子非真無子也泉之不知古人立言之體故函葬乃尔而其說實本于姚姬傳以郢爲靈公庶弟也最叵信

駁王泉之湯無嫁妹事說

王泉之以易帝乙歸妹謂非湯嫁妹京房易載湯嫁妹之辭爲妄託蓋泰卦變震震爲君故曰帝乙按左哀公九年傳云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

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杜注帝乙紂父立爲天子故稱
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
杜氏此解雖不以帝乙爲湯謂爲紂父然嫁妹實事也易
緯乾鑿度引孔子曰泰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逆執順
因此以見湯之歸妹能順天地之宜立教戒之義至于歸
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之嫁妹鄭
康成注檀弓引以爲說白虎通姓名章亦同夫湯稱天乙
亦稱帝乙帝天也殷質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此古說
也况荀爽對策引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
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也惡明精于易亦謂湯嫁

妹是漢儒相傳之舊說如此杜氏注左采前人說往往棄其精粹而捨其秕糠此其一端也泉之云云者蓋襲九家易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謂帝乙虞翻云震爲帝坤爲乙之說耳而沈佺詰寓簡乃曰帝乙歸妹者言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豈非郢書燕說乎

公壻池爲人姓名說

左傳晉侯使解揚致公壻池之封杜注晉君女壻故謂之公壻也澍按楚地有公壻之谿定五季吳與楚戰處公壻疑係人姓以名其谿也如土孫里澹臺湖彊梁原老彊城之類文公三季趙穿與公壻池同質于鄭其時趙穿爲靈

公之壻何不曰公壻竇乎否則宜曰公壻趙竇某池同質于鄭乃竇竇姓趙而池獨竇名曰池豈池無姓乎蓋公壻卽池之姓也且楚有此姓池或楚人而仕晉者所謂楚材晉用也不其然乎

祖地說

左襄公十一年公與諸侯會吳于柤杜注祖楚地陸元朗釋文祖莊加反是讀如查音也習鑿齒襄陽記曰祖音如租稅之租祖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夸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此楚之祖也又楚公子棄疾入晉過鄭鄭大夫從鄭伯勞諸祖杜注祖鄭地釋文祖

側加反此鄭之祖也哀公時叔還會吳于祖又爲吳地是
吳亦有祖也水經注所言之沐水歷祖口城乃楚地京相
璠所言偃陽縣西有祖水溝爲宋地宋鄭接境或祖水經
兩國也而吳之祖地不知在何所宋真宗與楂道語及姓
氏謂曰宜求晉之近而美者稱之又問姓所起則引春秋
會吳于祖以對自是改稱晉祖云改稱晉祖則前此不讀
查也習氏晉租稅之租當是古晉

祝由說

素問移精變氣篇云故可移精祝由而已按卽今之呪由
科也全元起曰祝由南方神是以爲祝融也由字古原與

融通左傳吳嘯由韓非子作鑒融是已祝融南方火神以
火施化者火九變而三化祝斷也融續也蓋融而熟之火
也故祝由科能接筋骨移癰癭得火化之道耳賈逵祝甚
也融朗也之訓非是

戒殺生說

或問于張子曰戒殺生之說釋教也吾儒亦遵之悖矣予
曰此吾儒教也佛氏竊之不善用反自割其手足以飼鷹
虎愚矣或艱然曰若生不可殺天地何爲生物以養人予
笑曰子不聞鮑氏之子答田成子乎田氏祖于庭食客千
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于民厚矣殖

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率十二
預于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我與並生類也類無貴
賤從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
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蛟蚋嚙膚虎狼食肉豈
天本爲蛟蚋生人虎狼生肉哉是言也良爲貫徹孟子曰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
廚也孟子非奉釋氏者也而乃有是言蓋吾儒之殺不以
無故而殺以戕物生雖殺猶之不殺也非猶夫苦竹林中
吃炒麪者

佔畢說

禮學記云今之教者呻其佔畢注佔視也畢簡也但吟諷其所佔視之簡牘而不能通其蘊奧也其說非按佔同帖囁耳語前漢匈奴傳令喋喋而帖帖是也又佔倝輕薄貌蓋佔字古無與覘通者惟檀弓我喪也斯沾注沾覘同按沾同覘者當从目類篇云貼窺也揚子方言云凡相竊視南楚謂之貼是也此記云呻其佔畢解者謂吟諷其所佔視之簡牘義殊回穴吾謂佔字宜从竹俗筴說文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筴可證其音當託協反故集韻云筴音帖簡也廣雅籒筴籒也春秋齊陳書字子占佔占竝與筴同爾雅釋器云籒謂之畢疏籒竹簡也古未有紙載文于

簡謂之簡札一名畢說文簡牒也釋文云簡閒也編之篇篇有簡也左傳疏云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是筭亦簡策之名或作咭者非蓋咭音添玉篇云嘗也引穀梁傳莊公二十七年未嘗有咭血之盟今本作歃血故集韻咭亦作啗也又小貌唐書王叔文傳咭咭小人是也畢作嗶亦非蓋嗶與咭同香氣也雖集韻有聲出貌一訓若云呻其咭嗶不將重犯乎要之佔畢均是書冊古書冊皆用竹不宜从覘視之解也故李巡爾雅本畢亦从竹作籒呻廣韻呻𠵿同鄭注云呻或爲慕是康成所見別本又有作慕者

浴神說

猶龍氏經有谷神一章葆真者宗焉春秋繁露云養生之大者在閉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即三閭大夫所謂閉心自謹也亦即予亭耆老所謂美靈根閉朋牖也然按元朗釋文河上公本作浴神云浴養也洪氏隸釋後漢陳相邊韶建老子碑銘亦作浴神其義爲長蘭山白道士求余名所栖託爰顏之曰浴神復爲之說如此

劉樹古明府先心室說

易洗心石經作先心虞仲翔謂聖人著神知來故以先心

諸家如京房荀爽董遇張璠范長生等皆任先心蓋肇幾成務非猶是澡身浴惠也王肅韓康伯任洗心失之劉樹古明府囑顯其室予謂儒者學易雖欲發天地之房要當退匪于密爰以先心二字額之而繫其後如此

楊傑士明府抱甕室說

北齊王晞有云非不愛任熱官但思之爛熟耳斯言也其宦海之穩帆乎吾人服古入官咸思祇厲名節而或爲名利所牽則不免騁捷足此濫詔所以重悃悃無琴之吏也然但藉游蟻以娛意而無所事事亦復與任洛生詠者相同楊君靜者流余取濫陰老人事以題其齋當必有相际

而笑莫逆于心者

常榮庭湛蘭堂說

今夫蘭本三季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彼墨子之歎素絲非此意耶詩云必擇所湛必謹所堪可弗味哉常君榮庭好友敲義氣而翕其羽者不尠念烏集之交初驪後咄也而欲矯之乃請名其所以爲堂者古人有言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余乃本晏子之言而顏之曰湛蘭

養素堂文集卷三十

荅威張 澍介侯

解

龍戰于野其血乎黃解

嗚乎聖人百世可知者也此言其驗于楚漢之際乎方楚
漢之爭鬥八季也男子廢耕婦女罷織少壯殲于荷戈老
弱疲于轉餉梟將磔膊而恐後健卒屠剗以爭先川顛原
骸棘地荆天日月無光風雲變色漂杵溺駟飛燐爛糜此
振古一浩劫也當其時膏鋒鋌撾箭鏃墜崖谷觸櫓機者
不知其幾萬萬億雖以六國之兵燹殆不及十之一二昆

眞所謂龍戰也或曰楚人沐猴耳惡得謂之龍不知叱咤
意烏千人皆廢馬蹏所至廬舍爲墟觀鉅鹿之麋也沈船
破釜十二諸侯壁上懼伏秦師大敗烏獸奔逃蓋存者無
幾矣卽滎陽成皋屢爭軍鋒乘勝逐北伏尸百萬天雨之
刀以馘黔首而其入咸陽焚宮室三月火飛蹂躪剪戮子
嬰降軹道秦川血沒腕矣得不謂之龍戰乎迨至垓下圍
合雞鳴四起拔山力盡虞兮奈何敗甲殘鱗乃始賸十二
騎耳夫乎天色也黃地色也其色乎黃者言天地皆爲血
氣汙染無復晶明氣象也故夫子箸其旤稔如此陰符經
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諸葛忠荅侯

注亦以楚漢之戰當之其以此也夫

百果草木皆甲坼解

易解卦曰百果草木皆甲坼蓋言方春之時雷動雨潤句
者盡出萌者畢達也而蜀都賸云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李
善引鄭注云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或謂馬陸易本仁
甲宅而後人誤作甲坼以爲甲者孚郭在外其體甲之義
也宅者含胎在中其房舍之義也愚謂此說爲不然論語
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擇后經仁宅張衡思平賸亦云匪
仁里其焉宅兮蓋宅與擇音同坼亦與宅音同故借用之
疏言雷雨既作百果草木皆孚甲開坼莫不散是已若

云百果草木皆戴甲處房是尚未抽芽吐苞何以徵雷雨
作解之義乎

飲食必有訟解

飲食宴樂之事也胡爲而有訟解之者曰古禮共飯不澤
手不啜羹而斯人犯之同食者賤惡生訾詈焉此所以訟
也或又曰貪饒之夫不能分甘絕少且張鎧以比其箸者
厭其饕餮而叱咤之故訟也或又曰勢力之家延請豪貴
窮極珍錯而親串之貧者薦以草具乃與臣虜伍當者氣
憤裂皆大致誼譎烏能不訟此其說似是而實非也當其
殺敵廣設芳醴畢陳初猶結舌既而迷心奮腹抵几嘲訕

間作或攻發陰私或漏泄機密言之津津聽者默默而險
詖之人乃藉以報其宿憤而醉飽者早糜爛于杯槃而不
知及其悔也刀鋸在頸雖至親不能爲之援手故易頤之
象曰節飲食又必曰慎言語其以此也夫夫大棘之戰魯
元以平義取甌文伯之飲睹父以鼈小致怒是其機固有
不可預防者矣然穀陽進飲而子反誅子公染鼎而厲公
弑豈非昧于朶頤自貽之戚哉若灌夫之請田蚡屬之騎
士許伯之慰寬饒舞乃沐猴舌出取甌見者寒心又或靳
鷲炙而不與致奪方州懷羊肉以興訐悔招惡客不可爲
殷鑒乎彼顧榮回炙而遭禽被釋陰鏗授酒而遇繫得生

此與飢桑之餓夫禦宮中之甲盜馬之野客摧晉國之軍
咸由感其小惠拊此大難亦可以反觀而悟之也

明入地中明夸解

山海經言曰出入之地有渤山鞠陵倚天蘇門方山拒格
之松尔疋言曰所出爲泰平日所入爲泰蒙淮南子謂曰
浴咸池拂扶桑至曲阿臨會泉次桑野臻衡陽對昆吾靡
鳥次至悲谷回女紀經虞淵頓連石至悲泉薄虞泉淪蒙
谷入奄茲經細柳而易明夸之卦則云明入地中是曰固
有入時矣夫三光宣精輕清上繫若入于地重濁爲鄰何
能右轉而麗天耶吾觀星竄地上卽化爲石不能復歸躔

次而謂曰入地中復能出東方乎卽以秋時言之曰在箕
斗箕斗在天河曰入地則星河何以不入地若謂曰入地
與箕斗分坼曰在地下箕斗自行天上何以東方之出恰
與箕斗相會哉可知曰宣明于晝納明于夜晝行千里夜
亦行千里周天驥步晈晈無已何曾霄壤縣隔須魯陽之
揮戈賴灶士之翻車耶然易固言明入地中矣曰此借喻
文王拘羑里之事也曰喻文王地中喻羑里蓋言文王蒙
難辱在泥塗養晦韜光淪于幽暗如離騷所謂去白日之
昭昭繫長夜之悠悠云爾否則羲和謝御東萊何有不夜
之城曜靈潛藏溘世詎現再中之瑞吾恐策穆王之八駿

窮曰所入而不能窮之于地中也論衡曰日不入地也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燄矣非滅也是爲善喻若邵雍言曰入地中乃構精之象是真扣槃之譬說儒者非之

鳥焚其巢解

吾聞西域駝蹏昂首巨翼以火爲食矣又聞鳥鳥銜火以導孝子前路矣未聞以火自焚其巢也是或人爲之而非鳥之焚之也然易旅之上九固言鳥焚其巢矣豈聖人之喻言乎非也鳥固有焚巢者矣漢書五行志泰山山桑谷有蠹自焚其巢蠹卽鷲也夫焚巢胡爲者也蓋處顛木之

上鵲櫟不生既無葉以托蔭芑又無實以資啄菹受風雨之飄搖同沙鷗之露宿將欲爲鶯遷之舉又何效燕處之安乞火于人焚而棄之此鳥情之幾智也或曰赤鳥銜火復于王屋畢方一足見則火興鳥固有招火者未始自焚其巢也余曰鳥之不肯毀巢固也當其經營翔集知往知來撫摺枯株尋覓棄綫亦極手口之勞矣而忽焚之不顧者蓋慮他鳥乘隙而居之此又鳥情之猜譎也彼鵲鳥且能于巢中蓄水養魚矣豈不能取火以焚巢乎故易以此比旅人之焚次殆以是夫

翰音登于天解

翰音者雞鳴也雞將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也易中孚
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
而實不從也其說非夫世豈有雞飛而鳴者乎鳥之載飛
載鳴者多矣未見雞之飛而鳴也不能飛而鳴雖引吭長
跼遠徹重霄而其身實未至于天也此正有名而無實之
喻昔漢朱博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
揚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
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言博之翰音鼓妖先
伯晉溫嶠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
鼎朱博翰音實媿于懷此有虛名而無實用之謂也不然

鶴鳴九皋聲聞于天何不取以爲喻蓋鶴固能冲舉寥廓發聲清亮非猶夫雞之徒鼓翼以膠膠也

飛鳥遺之音解

此言奚爲者也蓋聖人知鳥音也夫鳥音不易知而載飛載鳴其音尤不易知也而曰遺之音是鳥以音而遺之人以顯告之也其諸後世風角鳥情之術之所肇乎春秋時譱譱出出火災隨至史氏書之爲戒後世若曰鳥鳴也即天意也公冶長楊宣成子聞雀噪而知覆粟夫豈誣哉嗟世如陽翁偉楊宣翼奉郎覲方儲李尋管輅之倫咸能精于鳥鳴以察時變豈獨雀集庫而召兵鳩翔梁而得門呼

門內之博勞來東方之老公告景逸以逢赦語永洛以潛
藏之有驗乎彼印度之角端西域之罽罽亦能人言以報
休祥何況商羊舞羽陰諧鼓風雞鳴基悲燕語諡隘琴表
仙鶴羅平妖禽服癘飛于西鐘巫雀翔于廟極有不能得
氣之先知機之早也與

鳴鶴在陰解

夫鳥有朝嘲者而鶴奚以夜啜也夜半陰也鶴知夜半故
鳴墨子曰鶴雞時夜而鳴是也管輅別傳家雞野鷄猶尚
知時知時即夜半之時也鵠與鶴古字通虞翻曰離爲鶴
在坎陰中有鶴鳴在陰之義此說非也詩不云乎鶴鳴于

九皋聲聞于天豈在坎陰乎夫皋高也非澤曲也毛鄭之訓皆誤楚辭之蘭皋謂坡陀也九皋者九折之皋耳或謂古皋字作灇澤亦作澤則九皋卽九澤夫豈有一鳥而鳴于九澤者泥于訓詁必至不通事理詩云皋門有伉伉與閭同門高也水經注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皋門可知皋之宜訓高矣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一統志山西太原樂平東七十里有皋落山一名靈山有東山皋落氏之虛瀼縣成皋卽春秋鄭之虎牢其地巖嶢故置關所謂制巖邑也又吳有皋舟之險阨安得以周之皋門卽仍爲宋之澤門乎且堯舜禹時有栢成子高通變經則

佗栢成子皋禮記高禩盧植云在高顯之處故謂之高禩
古書亦佗皋禩可知皋與高古字通用見釋名鄭子禮記
注云皋之言高也此訓是矣若上林賦之亭皋西京賦之
神皋洛神賦之衡皋歸去來辭之東皋皆不佗澤曲解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解

吾觀堯之使禹治水也萬民未粒九州其魚葢岌岌乎難
奏績矣而禹齋心冥想蒼水使者遂出乎輿之經示鬢灑
之法又得黃麾大翳章商獮狂犁婁鴻蒙諸人爲之決塞
導隄又獲童律庚辰鎖巫支祁之怪而淮流以安厥後飛
旄籥雲延嬉篆字符瑞駢來乃啟夏命禹誠神矣哉夫禹

神矣而舜以鳥工龍裳免井廩之難獨謂非神乎夫其百
揆敘四門穆堯固已知人與之也人與之即可信其天與
之而仍試之大麓之野以下天之果與之否此堯絀一已
之明而公天下之心也或曰納之大麓而試以烈風雷雨
不幾如茅山道士之鬪法乎余曰不然且即以道士喻之
夫羽人之鍊大丹也必擇誠確不撓之人使之危坐守鑪
迫活火既然先試之以毒蛇猛獸又試之以惡鬼獍神以
觀其懼心復試之以美人娟麗以觀其慾心又試之以兒
女妻妾以觀其愛心諸心既死而後仙丹以成同飛霄霓
況乎昇以天下重器而不歷試諸艱將何以消伯鯨諸人

覬覦之心乎蓋大麓者嶠谿山也一名虛無又曰宣務必其巖壑幽深箐林蔚茂翔陽不到晦翳無光是固風雷之府而雲雨之都也吾知舜之遇烈風雖拔木飛石猶之南薰之解慍耳其遇雷也雖破山撼柱不掩耳而如不聞耳其遇雨也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度耳故曰弗迷也否則震眩傾仆神志誑惑其何以鎮四凶之奸回奠九土之昏墊哉此堯納之之意也夫彼孔叢子言大錄萬機之政而後儒遂以爲如漢錄尚書事則踳矣劉向列女傳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其說爲可信云

錫土姓解

禹貢之所謂錫土姓者誰錫之乎曰禹錫之也當水土既平醫塾以息故禹錫諸國以土而又錫以姓也而孔穎達疏云國語稱帝堯嘉禹德賜姓曰姒非也禹十二爲司空堯賜姓也久矣不因平水土而始賜姓也或曰時帝堯在上土姓之錫禹烏得而專之不知禹跡徧天下知先聖之裔流播遐荒多墜命亾氏禹因以其祖宗之姓錫之或以功德可紀別錫之姓也後世如諸葛亮南征賜白崖龍那佑爲張氏王驥征麓川賜南夸怕刀剌三氏天子未銜其讎覆在廷亦未有異議況大智如禹獨不能以權宜新遠方之耳曰乎黃帝時卽有姓氏至是九州攸同乃徧錫之

也土以立其國姓以立其宗國立而後人民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屬有所繫矣即下文言禹錫予圭孔傳以爲堯錫之以章顯功成其說亦非羅泌謂堯假禹以予圭俾之便宜御眾今功已畢則前之所假者因以歸之帝蔡沈謂禹以予圭爲贄爲告成功于堯尚爲近之蓋此乃延喜之予圭爲禹鑿龍門導積石所得者因授之帝以告成功也古人質樸上下不妨通言九江納錫大龜亦以下奉上之辭吾觀山海經禹時邦國凡一百一十七其得姓者二十有二如大荒東經黑齒之國婁姓困民國句姓大荒南經焦僥之國幾姓三身之國姚姓盈民之國於姓不死之國阿

姓戴民之國盼姓域民之國桑姓顓頊生伯服有鼫姓之
國大荒西經白民國顓頊生白民銷姓大荒北經胡不與
之國烈姓大人之國釐姓北齊之國婁姓毛民之國依姓
儋耳之國任姓無腸之國任姓深目民之國盼姓少昊之
子威姓無繼之民任姓苗民釐姓流黃國辛氏卽酈氏先
龍生氏荒氏荒乞姓此皆古帝王之後也禹之錫之者詎
非緒紹聖裔章善繼絕之意乎

馬牛其風解

書費誓曰馬牛其風解之者曰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
罔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是其風之者也蓋放逸左城濮

之戰晉中軍風于澤杜注牛馬因風而悉齊桓公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杜預注曰馬牛風逸蓋末
界之微事此未得傳意孔疏引賈逵云風放也服虔云牝
牡相誘謂之風非矣魯世家集解引鄭注云風悉逸也蓋
馬行順風逸臣迅奔牛行逆風歧蹢遲緩譬之風然前莫
之繫後莫之捕故云不相及猶言楚之馬牛雖逸不能入
齊地齊之馬牛雖逸不能入楚耳非牝牡相誘也夫累牛
騰馬春日爲然豈兩軍對壘爲乘匹攻駒之時乎是伯樂
相馬甯戚相牛之經所未嘗言也如魏書崔敬邕傳云除

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散豳悉令送還
蓋馬感北風而絕絆奔馳其天性也不然百匹之羣豈皆
牝牡相誘乎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詔賣樂成王襲曰出入
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妻饋遺婢女是風字與朋通蓋牛
馬之忝合羣而逸也觀吐谷渾之事可知矣

二子乘舟解

哀哉二子之涉危也傷哉二子之急難也長舌爲厲立幼
廢長謀沈之淵以絕厥命而伋也挂帆而行壽即鼓柁而
進駭波怒浪魚腹不驚苦雨淒風蓬首弗顧哀鴻纔叫一
葦已遙危機恐發傳母厥悲豈獨柔離憂思爾乃寡兄哉

而以前圖不售見使青齊要路殺之識之以旌假使爲伋
者聞命遷延改塗命駕賊人待隘剗刃誰留則可以不死
假使爲壽者竊節先驅慷慨諭賊義感凶頑投戈扶服亦
可以不死而卒壽代兄命仍載弟尸境上慷慨喋血同歸
豈非孝而愚者乎吾觀孔融爭死而詔書坐裏冷平讓生
而義形安國亦何異兒萌之言肥趙孝之視疫哉然衣蒞
帶藻援琴誦子安之操斃犬殪臣投繯佗新城之鬼亦何
抹子危亡乎吾悲二子之并命痛二子之冤魂轉恨退無
六鷁不使回颿潛無雙蛟不爲折楫空令聞拏音而靈涕
望莽野而銷神也

牛羊勿踐履解

夫公劉仁矣其時之牛羊亦能仁乎吾不信也小序云仁及草木言公劉之仁及草木未嘗言牛羊之仁及草木也然則詩言牛羊勿踐履何耶蓋其時葭藿叢生蒼蒼一碧風晨雨夕滿目蕭蕭殆與周原萋萋有邵爪隄同其矜貴殊可游觀爲之界以藩籬時其察眠不令牛羊之踐履耳或曰騶虞仁獸也不食生物不踐生草焉知牛羊感公劉之化而無惜葦之心耶余曰所謂行葦者蓋在車轍所過之旁行人必由之徑也彼牛羊者降阿飲池日夕來下牧人習聞國君之令驅之徑去不令踐之履之詩人則以爲

牛牟勿踐履矣漢文帝春時巡幸解其驂駢不令傷及草木亦猶是意也哉

豔妻扇方處解

此刺幽王詩也而魯詩家以爲刺厲王遂改豔妻爲閭妻中侯則爲剗云厲王之妻之姓而鄭康成信之則惑甚古書紀厲王之惡備矣未聞有豔妻蠱惑中壺流毒生民者何屈而被汾王以不白也夫龍漦流庭童妾乃孕壓弧棘矢妖語流聞此褒姒之始事也迨乎裂繒取笑舉烽召兵申侯挾犬戎而來驪山爲濺血之地豈非褒姒威之哉蓋褒姒被寵于內而族黨猱升咸獲顯位權勢相煽燕雀處

堂曾不危懼如後世女后專政而外戚枝連葉附多執魁柄薰灼一時無復顧忌也若厲王時之小人則榮舒公號后父蔡公穀輩或好利或好讒不聞有皇父冢伯之倫也或曰皇父番冢伯仲允聚蹶樞皆幽王時之賢臣特未能極諫如冢父芮良夫耳此直以金虎之惡儕于豢龍左雷之凶參于秣馬豈篤論乎左雄疏曰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此豈賢臣者况其詩明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夫班固人表固在也渠豈不讀詩不論世不知人厚誣忠良巧謗賢哲輒抑若人爲下下哉此愚之所不信也白華束茅妻后嘯歌于林鶴三川皆震伯陽定驗于

岐崩雅詩周語之所記豈不信哉

投界有北解

嗟乎讒人之鴟義矯虔併張爲幻變易黑白紊亂是非能使溷渭不分薰蕕莫辨夏姬爲貞伯夸不潔傾險而狡虛誣而柔是宜誅殛之無俾遺種而奈何追其生也君子曰此古聖王用刑之仁也彼其醜正惡直庇黨營私可謂歲孽矣而簧舌如流羅織成理鬪識者卽易蠱惑聰察者亦復熒聽儻使處之中國而蜂蠆之毒橫被善良鬼域之蹤潛通朋類非所以消辛螫而安茅檐也故宥之以遠而示不殺之威焉在昔軒轅氏馘蚩尤之暴遷其民善者于郇

屠之地惡者于有北之鄉蓋其地層公戕戕飛雪千里怪
獸獠狂荒蕪不毛而投之于此舌有糞不能以張弩有沙
不能以射寒凍裂膚飢餓枯骨禦魍魎以何能等桎梏之
負貳此聖王以有北爲讒人之若廬矣夫北者背也置之
于窮陰不令向陽和而處又北者別也極之于祝嶽不得
與衣冠爲羣亦焉能售其讒哉後世師其意而以瘴厲之
區編管大惡水土毒淫虺蛇滋害生還無夢魂魄不歸其
以此也夫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解

車牽詩之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何耶言高峻之山

可仰望而不可及也景卽影字說文景光也言前有光景
行列可隨之而行也或曰景景星也言景星有光耀人視
之而行不迷也後人用景行字似以瞻仰景星爲解則仰
字不屬高山矣鄭康成箋訓景爲明卽是光景之說自宋
以來以景行爲大道真西山初慕元德秀而同其名因字
景元後以爲非改爲希元鶴林玉露辯之極詳其實非也
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
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其人也故諸侯竝立嚮而
不怠者爲長列士竝學終嚮者爲師呂氏春秋隰朋爲人
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注詩云高山仰止嚮昔

人也司馬遷孔子世家贊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
至然心嚮往之三王世家孝荅帝詔引詩曰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甚慕焉列女傳齊相御妻篇引詩云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班固竇車騎將輶北征頌
云民儀嚮慕羣英景封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稱愷景
仰前修傳又云百寮景式章懷太子注云景猶慕也循吏
傳王奐謂仇季智曰勉卒景行曹丕與鍾繇書高山景行
深所慕仰顏之推家訓慕賢篇云安可不慕賢景仰之乎
是漢魏六朝李唐皆佗景慕解不若宋人之拘泥矣舊唐
書韓愈傳云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泰山卽高山之謂也

北斗卽景行之謂也則以仰字貫泰山北斗儻以仰字單屬景言亦無不可者後人用景埒字言見光景而趨埒之卽是景行之義

庸蜀荒髻微盧彭濮人解

尚書牧誓庸蜀荒髻微盧彭濮人孔安國傳八國皆蠻夸荒在西蜀妄髻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按孔氏傳今人句讀多倂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荒在西句蜀妄句髻微在巴句蜀彭在西北句庸濮在江漢之南句最爲分明庸卽魚國夔州房陵上庸一帶地括地志房州竹山縣本溱上庸縣古之庸國昔周荝王伐紂庸蠻在焉

左傳文公十六年庸人率羣蠻叛楚楚人伐庸七遇皆北
惟裨儵魚人實逐之杜注魚庸邑卽魚復庸今上庸屬楚
之小國後漢郡國志劉昭注魚復古庸國文十九年魚人
逐楚師是也蜀卽安漢書劉焉傳焉騰與劉範謀誅李傕
焉遣安兵五千助之董卓傳曰布有安兵內反注安卽
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安常璩曰有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安
漢書西羌傳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又云羌無弋爰
劍子孫各目爲種卽荏都參狼廣漢白馬汶山冉駹巴中
板楯今松潘茂州諸弩也鬣卽旄牛種卽越巂弩西南弩
傳天漢四年以沈黎郡并蜀郡爲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

徼外夸延光二年旄牛夸叛攻靈關蜀志張嶷傳旄牛道
絕已百餘年嶷賂其帥狼路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
奏封路爲旄牛昫町王寧陽國志旄牛地在邛崃山表竄
宇記通望縣有故旄牛城俗呼爲牛頭城又云陽山縣臺
登縣卽旄牛故縣地詩小雅如蠶如髭箋髭西夸別名荅
王伐紂八國從焉疏牧誓曰及庸蜀羌髭微盧彭濮彼髭
此髭音義同也髭旄髭字通旄又通毫亦通犛也唐貞
觀時置髭州括地志云姚府以南古髭州之地楊用修謂
髭卽姿誤矣又以髭徙斯姿竇爲一種尤誤考徙與斯本
一種字相通李奇音徙爲斯遷紀元符中發使者出駝出

冉出徙出邛夔指求身毒卽此徙也司馬相如文云罽斯
榆卽徙陽濇屬蜀郡晉時屬濇嘉郡宋齊調爲始陽寧陽
國志邛都之初有七部後爲七部營卑後又有四部斯安
其一罽斯卽邛部夸也實任巴郡廩君之後爲彭夸不得
與斯安爲一張巖傳有斯都耆帥李承殺越巂太守龔祿
罽斯非安夏非擊審矣微卽木耳夸九州要記越巂郡界
千里有木耳夸常居木上作屋有尾長二寸若損尾去死
若欲地上居則預窟穴以安尾蓋以此夸生尾故謂之微
微字與尾通書鳥獸孳尾古文作字微論語微生高人表
作尾生高也水經注建興三年分益州爲建寧郡于溫水

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有居士差平和而無瘴
毒卽微夸之地矣廬卽瀘州戎今敘州長寧興文一帶夸
皆是路史國名記瀘廬戎也古文作廬又通作廬習鑿齒
襄陽耆舊傳樂史寰宇記以爲中廬在襄陽縣西漳縣非
也左桓公十三年屈瑕伐羅羅與廬戎兩軍之杜預亦誤
爲中廬彭卽彭水夸國名記彭黔之彭水縣在忠州太平
寰宇記彭賢山在建寧始縣九十里彭賢獠之姓也一云
卽賁人郡國志賁人勁勇銳而善舞濊高帝募賁民定秦
地是矣寧陽國志長老言宕渠爲古賁國今有賁城唐志
茗德元平分置賁城縣屬渠賁宇記故賁國城在流江縣

東北七十里又云閬中有渝水賓民多居水左右是彭即
賓人括地志云戎府之南古微廬彭三國之地是矣漢即
百濮爲會無濮夸左傳麋人率百濮聚于選潁容釋例麋
在當陽縣前瀝地理志濮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僕
與濮同寧陽國志青蛉濮水出又云會無縣路通寧州渡
瀘得住狼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家冢不閉戶其中多
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元馬河其地出大竹亦謂之濮
竹濮王會解之卜人也濮卜晉相同余正南至于濮鉛亦
是濮夸羅泌云濮熊姓在三峽外左傳文公十六年麋人
率百濮伐楚昭十九年楚子爲舟師伐濮杜預以爲建寧

郡南濮夸地釋例曰建寧郡南有夸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太平寰宇記云尾濮國一名木濮在興古郡木棉濮其土有木棉樹文面濮其俗劓面而以青葢之赤口濮其俗折其齒劓其脣使赤又露身無衣服折腰濮其俗生子皆折其腰黑棘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而勤苦其衣服婦人以一幅爲裙或以貫頭丈夫以縠布卽所謂百濮也

尊壺者面其鼻解

今人款客凡酒尊茶壺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者有口舌此事雖有所本而其說則非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

解者曰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以向君是惠自君出也鼻者柄也口與柄前後相對既以柄之所向主施惠者爲尊必以口之所向主受惠者爲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之意耳世俗相沿而昧其旨竝不以口向已失之遠矣按此以鼻爲柄其說亦非鼻卽今之所謂嘴也在前柄則在後手所執處也面古訓背也不以口向人所謂背也楚辭倂規矩以改錯王逸曰倂背也賈誼弔屈原文曰倂蟪蛄以隱處應劭曰倂背也漢書項羽傳馬童面之張晏曰背之也宋史西夏傳論曰倂鄉不常謂背服不常也然則少儀之言不以鼻嚮客者蓋恐不意觸翻傾灑淋漓沾污客衣耳且

慮有熱氣沸騰觸客口鼻耳豈有他哉而說文云側鄉也引少儀尊壺者側其鼻注鼻在面中鄉人也訓側爲鄉與諸儒之解獨異

寤生解

寤生者易生也司馬遷曰生之難故姜氏惡之杜預左注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或曰寤生悟生也言橫午而生此其說皆非也南燕錄慕容德傳母公孫夫人咸康二年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軌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此可徵寤生之在寐而生寤而方知之也前秦錄苻洪母姜氏因寢產洪驚覺而

寤即與莊公之驚姜氏同觀古文周書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竊而育之是古嘗有此事矣惠定宇疑之固也應劭風俗通云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始生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故驚姜氏姜氏惡之考在公終天季姜氏亦然何嘗妨父母乎而近人熊頤遂謂寤生者生而瞑目如死人曰寤者要其終也醫方小兒有寤生者急取書翻閱呼父乳名即蘇是不知寤屬姜氏而非屬莊公也豈非凜語若桐城馬進士宗璉左傳補注引倉頡篇覺而有言曰寤此可以解詩之獨寐寤言不可援以解寤生也

子畏于匡解

昔夫子過宋講禮檀下司馬肆虓伐樹削跡夫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援天自信抱德無憂何居遇匡人而畏之也家語曰陽虎曾暴匡夫子貌似虎故匡人圍之論語纂考識云陽虎家臣顏高者去爲孔子弟子適令御車而前故匡人疑而攻之是匡人發難原非甘心于子儻使善說辭者赴軍緩頰則圍可立解胡爲而畏之也禮云死而不弔者三曰畏厭溺廬植注畏者兵刃所殺也夫子恐狂鋒妄逞卒然罹害故畏之觀其問顏淵曰吾以汝爲死矣蓋驚喜之極出于意外也或曰以夫子之聖而畏于

匡人豈所謂知命者乎余曰壯夫不畏虎而畏犬涸人不畏龍而畏蛇正士不畏君子而畏小人又何疑于子之畏匡

正名解

論語正名馬融注正百事之名鄭孚注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按季長之說卽史記黃帝正名百物書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之謂也康成之說卽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儀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之謂也此其說皆非也春秋繁露云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

爲名名實后而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
于言無所苟而已矣據此是名實之名卽公羊傳所云孝
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夫子之所謂正名者正其王父
之命與父命之名爾董氏習公羊家說故與公羊傳同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此之謂矣

攝齊解

論語鄉黨篇云攝齊升堂孔注云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
也鄭康成禮注攝持也許叔重說文解攝引也是攝者持
而引之以提之也齊爲衣下縫兩手提起使離地防踐之
蹉跌也夫以一人總數職則曰攝官撓而盥整頓之是爲

攝酒其義則爲斂也然攝齊與攝衣大不同管子弟子職云攝衣其盥先生乃佯言蚤起盥漱整齊其衣而後其盥也史記云沛公洗足聞酈生言輟洗起攝衣延上坐謝之蓋踞牀洗足衣必不整齊至此起敬乃攝之也若謂攝齊不昷握衣祇昷整齊其衣豈孔子升堂時而衣尚不整齊乎吳志凌統傳盛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言臥已褫衣聞客至則仍衣之也若謂攝齊卽攝衣豈孔子至升堂時始衣衣耶至新序言昭奚恤攝衣而去時昭居西面壇上自壇而下故攝衣此攝衣乃是握衣也說苑子路持劍見孔子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何必持劍

乎子路曰由請攝齊以事先生矣此時蓋已解劍屈身故
鹽鐵論言子路屈節于夫子之門也韓詩外傳孔子燕居
子貢攝齊而前亦謂屈身而前也又鹽鐵論丞相史曰僕
雖不敏亦常傾耳下風攝齊句指受業經于君子之塗漢
書朱雲傳五鹿充宗與易家論諸儒莫能抗有薦雲者召
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言動左右此與論語之言攝齊同
蓋攝者握也持兵曰攝兵握榼曰攝飲整冠曰攝纓未有
不用手空言攝者故余謂以攝衣證攝齊不可也蓋此爲
攝齊升堂明下節爲執圭升堂也攝齊則兩手握衣不得
夏執圭執圭則不得攝齊故足縮縮如有循也

斐然成章解

論語斐然成章孔安國注妄作穿鑿以成文章按此說非也豈有孔門狂簡之才而穿鑿妄作者哉說文斐分別文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斐也許引當是孟喜易揚子太乎經云斐如紉如虎豹文如似用易文詩小雅斐兮斐兮毛傳斐文章相錯也竝無妄作穿鑿之解此殆是蓋有不知而作者之注後人誤移此處也觀孔穎達不知而作疏引包咸注云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可知孔氏非解斐然成章也近人焦循轉以皇邢二疏訓斐爲文章貌爲不得注義失之崙固

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一

荅威張 澍介侯

釋一

鮮原釋

公劉詩度其鮮原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鄭箋鮮善也如
毛公說凡小山旁有廣平之地即爲鮮原如鄭氏說則鮮
原即善原初無一定之地其說皆非也周書和寤解云王
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竹書紀年云帝辛二十五年庚寅周
始伐殷秋周師次于鮮原是在未宅鎬以前事然云伐殷
則爲出師必由之路若謂在岐山之南豈有商紂在東而

周師乃向西而行者乎孔博士晁注周書以鮮原爲近岐
周之地小山曰鮮與尔疋同猶未能實指其地也愚意謂
當在豐鎬左右大戴礼鮮支禹貢作析支漢書作賜支此
鮮原卽二章之于胥斯原也古讀鮮聲近斯瓠葉詩鄭箋
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字作鮮齊魯聲近斯說文雨部云
霽从雨鮮聲讀若斯是鮮原卽斯原矣尙書大傳曰西方
者鮮方也古讀先音同西如西施作先施是鮮原亦卽西
原在葦功縣亦稱雍原又有東原扶風有三時原興平有
始平原皆去豐鎬不遠三原縣有天齊原豐原孟侯原白
鹿原富平縣有掘陵原丰隲原中鰲原北鹵原南鹵原八

公原皆行師所必經者

鬼方釋

史記楚世家索隱引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生六子其六曰季連芊姓楚是也是以鬼方爲荆楚也文選揚子雲趙充國頌注引世本宋衷注云鬼方于瀼則先零羌曹全碑興師攻疏勒王銘云征鬼方是以前爲氐羌也而千寶易注鬼方北方國唐書言突厥北鄙有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又以鬼方在北狄也史索隱匈奴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瀼曰匈奴是以鬼方爲匈奴也覈而論之則謂在荆楚者是令升

之說太乖異仲子注曹全碑小司馬亦貶謬汲郡古文在
丁三十二季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季克鬼方氐荒來賓
與詩言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同一詞例言鬼方既克氐荒
震其威因來賓耳非謂鬼方即氐荒也若鬼方即氐荒
豈玁狁即荆蠻乎亦不得以王季所伐之鬼戎仍爲鬼方
蓋鬼戎在西鬼方在南古人以荆楚爲蠻以氐荒爲戎荆
楚何嘗有戎之稱耶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季克之
即殷在詩所詠奮伐荆楚覃及鬼方也而毛傳云鬼方遠
方也自是泛訓未指實言之若蔡邕成陽令唐扶頌序云
君以能治劇除豫章鄖陽長夔粵拊摠君奮威颺在蠻貊

震疊頌辭有云賕政于外爰及鬼方滙彞來降寇賊逆亾
鄭陽在江西蓋在春秋時爲楚地故伯喈亦指爲鬼方或
謂古鬼與九字通殷本紀紂命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
徐廣云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鬼侯城是鬼卽九字矣索
隱云九亦依字讀然古人之字有宜通者有不宜通者近
人往往言假借自謂明于訓詁試將鬼方而讀之曰九方
豈可通乎又豈九方皋爲鬼侯之後乎

飭舛字釋

風俗通愆卂篇云徐孺子負飭舛涉齋一盤醖讀者多不
解爲何物余以字意診之竹下肉當是竹萌萌卽筍馬援

書所謂越駱之箇箇亦筍也箇亦作箇箇當卽箇字并或
是界字陽諷茶有羅界謂羅片也箇并者當是曩乾之箇
片耳管子輕重篇有箇字疑與箇同錢詹事大昕謂箇是
算字之譌按算作筭亦作竿又與匱同與箇字形相遠也
且孺子遠弔而負算何爲者得毋以程堅磨鏡例之耶

彌牟字釋

衛將銅文子公孫彌牟字子之一云名木字彌牟晉有士
彌牟瑕之子又有鄔大夫司馬彌牟此二字古人無解之
者竊謂自高覆下謂之彌牟也係雙聲字彌可訓牟牟亦
可訓彌蜀有彌牟鎮在新都其地圓高有諸葛菴侯八陳

圖爲圓陳圖也故謂之彌牟俗呼爲望軍頂蓋彌牟猶管子所云盧牟言覆冒也亦與皋牟字義同易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彌徧也綸知也孔穎達以彌綸爲彌縫亦是包裹之義尔疋彌終也注竟也說文作彌久長也周官十煇七曰彌注云白虹彌天濫書長星竟天猶彌天也彌漫亦布濩之謂方言廣疋云彌合也說文兜鍪首鎧也急就篇作兜鍪亦作兜牟吕氏春秋作兜冒冒之爲言覆也史記之侵牟猶侵冒耳魏志禰衡箸牟單絞之服李賢注岑牟鼓角士冑也鍪爲覆冒之稱故帽亦謂之兜鍪淮南子云古者有鍪而綣領高誘注鍪頭箸兜鍪帽也儀玗士冠

凡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亦作牟追與服志謂形如覆杯又地名根牟在魯東界商宋地卽英賢傳所云宋公子居食采木門者也輿地志中有大木因名木門根牟者言邑有大木其根廣布也衛公子名黔牟言黑子被面也故又名黜古讀務如牟堯師務光一作牟光務訓布可知牟亦訓布莒公子務婁瞽胡務婁亦作牟婁蓋以地爲氏者又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注無婁杞邑公芊作牟婁牟婁亦包聚之謂係疊韻字餘諸書參證則彌牟之爲覆冒也無疑

究字釋

水經溫水篇注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
陵究外又有金山郎究金谿究之名竺枝扶南記山谿瀨
中謂之究地理志云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
謂也按詩芮蒭之卽毛傳芮水涯也蒭究也鄭箋水之內
曰隩水之外曰鞠毛以鞠爲究者余正鞠究窮也言其曲
水窮盡之處也詩節南山箋曰究窮也逸周書文酌篇云
維有永究孔晁注究終也終亦窮也窮又畢也竟也極也
皆窮究之訓列子天瑞篇云九變者究也陽窮于九朶緯
含文嘉云耕桑得利究季受福言終季受福也易比卦原
筮蜀才但究字解孔疏但窮字解宋人以原爲再誤矣韓

詩作芮阮周礼注作汭坳字从九其訓亦與究同

文汝岷岷岷字釋

說文江水出蜀前氏徼外駱山入海又云駱山在蜀郡前
氏西徼外从山啟聲此許氏作駱也夏本紀云汝山之陽
又曰汝山導江海內東經大江出汝山黃殖傳吾聞汝山
之下沃野地理志蜀郡有汶江道史記西南夸傳以冉駝
爲汶山郡此作汶也漢書孝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夸
以爲都犍柯越巂沈黎文山郡西南夸傳以冉駝爲文
山郡易林文山玉后此作文也屈原悲回風曰隱岷山以
清江王逸注尙書云岷山導江岷一作岷一作汶此又作

岷岷也山海經中山經云岷山江水出焉河渠書蜀之岷山今尙書云岷嶓既訖此作岷也今人皆用岷字或以岷爲俗字非也此特嶓字之省文耳地理志云禹貢嶓山在蜀郡前氏道西徼外作嶓梁州下則作岷汶晉民近人呼汶川縣作商晉者誤文又汶字之省文也作岷者俗同聲字汶山又名瀆山史封禪書秦并天下所奉名山大川自嶓以西有瀆山注瀆山蜀之汶山也

嘑字釋

書無逸云乃逸乃諺孔傳叛諺不恭正義云論語由也諺諺則叛諺按今論語由也嘑字从口集解引鄭注子路之

行失于呶嘯也王弼論語注嘯剛猛也剛猛與不恭義相近宋儒謂嘯諺同因訓諺爲粗俗夫以仲氏之學行負米養親爲饘拊照片言折獄由于無宿諾終身誦詩遂能升于堂而可以粗俗目之哉

蕤字釋

孟子或相倍蕤趙邠卿注五倍曰蕤周書呂刑其刑惟倍史記佗倍灑徐廣曰灑一佗蕤五倍曰蕤史記之灑宜讀如灑酒之灑今人言灑酒亦言蕤酒是孟子之倍蕤卽史記之倍灑尙書之倍差也

胖牛肉釋

說苑趙簡子以胖牛肉使人迎孔子于河上按說文胖半體肉也一曰廣肉也廣雅胖半也士祿孔云膾左胖袞服傳云夫妻胖合也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鄭注判半也至全其半成夫婦也莊子則陽篇雌雄片合釋文片音判義與胖同是趙簡子以牛之半體迎孔子也與陽虎饋孔子豚同一譎詭鄭氏大學注胖大也與許慎訓廣肉同即楚辭所云曼膚矣

釶字釋

王光祿鳴盛十七史商榷云唐書食貨志輓夫繫二釶于胷而繩多絕說文新附釶釶裂也此字他書未見有用

耆董衡釋音雖音爲攻呼切亦不解其義也按蜀都賸云
鈇斲𡗗呈揚子方言鈇斲裁也梁益之閒裁木爲器曰鈇
裂帛爲衣曰斲鄣璞注鈇音劈歷之劈斲音規鈇之言劈
斲之言割也灋書執文志鉤鈇析亂師古注鈇破也廣正
亦云鈇裁也唐志所云輓夫繫二鈇于胛者猶今之繚夫
以繩繫木板而斜絰于胛也故方言謂之裁木爲器曰鈇
也𡗗鈇字古書有用者亦有音訓西莊何竟味諸

胸臆釋

太平御覽引十三州志胸臆蟲名夔州多此蟲遂以名縣
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

胸臆故地也其音當讀蠡閩漢書注引云胸臆縣胸音蠡
臆音閩其地下涇多胸臆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
安西萬戶故城是也按胸臆曹全碑巴郡太守張納功德
敘碑西嶽寧山亭碑水經注雍勸爾均作胸忍漢地理志
亦作胸忍小顏音劬晉地理志作胸臆後漢郡國志與地
理志同說文新附胸字注云胸臆蟲名漢中有胸臆縣从
肉旬聲攷其義當作潤蠡如順切臆字注云胸臆也尺尹
切按胸臆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徐氏云漢中中字誤
衍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屯胸臆裴音云上蠡下如振反戴
侗六書故云蚯蚓古謂胸臆戴顏說是徐氏謬也廣韻上

聲準部胸字音尺尹切注云瀼胸腮縣名胸音蠡二音倒互集韻
腮字音如順切注云瀼胸腮縣名胸音蠡二音倒互集韻
胸字注云胸腮縣名或从勻俗作胸非是其說亦誤錢竹
汀謂古無胸腮蟲失之

雷番釋

雷波舊爲屏山縣地乾隆間改設通判仍隸敘州府元史
地志雷波作雷番按番與波字通也尙書滎波既緒古文
作滎播既都周礼職方氏其侵波滎鄭注云波讀爲播禹
貢曰滎波既都史記正義播亦音波是波播古通矣又番
古音皮詩十月之交番維司徒班固人表作司徒皮鄭箋

皮本佗番番氏也白襲魯國記靈帝末有汝南陳子逸爲
魯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地理志魯國蕃縣
應劭晉皮黨錮傳蕃嚮李賢注晉皮鄧康成凡注皮樹今
文爲繁豎繁卽皮字也又皮古音讀婆番亦讀婆史記番
君是番又讀潘河渠書河東守番係是又音播班超傳疏
勒都尉番辰是番又音蒲史記番吾地理志佗蒲吾是范
成大吳船錄謂蜀中稱尊者曰波祖及外祖皆曰波隨史
萬歲征西南夸過此嘗書雷波山三字鐫於石壁今猶存
雷波山名也

離羣釋

史記河渠書漢地理志云周赧王十四年秦蜀守李冰鑿

離堆避沫水之害水經注曰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而

訛者湔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爲患蜀郡守李冰鑿平

湔崖河神蠱怒欠乃操刀入水與神鬪遂平湔崖通正水

路寧陽國志云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

安觸山脅湔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欠發卒鑿

平湔崖平正水道按湔崖卽離堆也在今嘉定卽南安也

離堆卽烏牛亦謂之烏尤顏魯公記謂在新政新政今聞

中洪氏隸釋云在夾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離堆有二處

一在永康一在沈黎元和郡縣志云在雅州近人謂名山

南部蒼谿三縣皆有之明史地理志以湔江爲離嶺是
謂在灌縣矣均屬瘴說夫知鑿離嶺爲避沫水即可知離
嶺之定所矣隸釋有漢南安王君平鄉道碑云永元六年
南安長扶風王君遣掾何童史道興取崖通道馳驅無所
畏難所平之唯卽離嶺也尤可見離嶺之在嘉定矣前漢
溝洫志伯離嶺晉灼云嶺古堆字岸也河渠書伯離唯晉
書胡奮傳伯離追桂陽太守周憬碑伯離魁

嶺字釋

蒼頡篇云嶺晉伯地名在蜀亦人姓說文嶺蜀地也徐鍇
曰按字書鄉名在臨邛按邛州有湔水原出大邑縣鳳凰

山因出在大邑之濳壩故名當卽李斯所言之耨也又大邑縣出濳石其石在濳河中形如卵色如松蘿最佳者如綠玉細潤可愛而人姓絕無聞濳卽耨字

郾閭釋

按鄧芝傳先主定益州芝爲郾郾閭督先主出至郾與語大奇之擢爲郾令又建熙十一季冬諸葛亮使諸銅運米集於斜谷口郾閭魏延傳注夏侯楸鎮長安諸葛亮於南鄭計議延曰橫門郾閭與散民之穀臣周食也曷郾閭者乃銅屯蹊要儲胥資糧之所也如瀝書董卓傳注獻帝紀曰帝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鹿馬百餘匹宣賜公卿以下

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郾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又張既傳酒泉蘇衡反既擊破之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燧郾以備胡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又王基擊吳別襲步協于夸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郾收米三十餘萬斛又毋丘儉文欽佗亂王基與司馬景王會于許昌基謂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郾閭計足餉人四十日糧又孫策傳注江表傳曰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其郾閭糧穀戰具又孫權傳赤烏四年夏遣衛將全琮略淮南渡芍陂燒官城郾閭收其人民又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兵及佗士三萬人

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通會市作邸閣又周魴傳譎
曹休箋曰東主遣從弟孫奂治安陸城修大邸閣輦貲運
糧以爲軍儲凡此皆見於漢末也鄧芝爲邸閣督其官當
如關尉之類又按晉書荅帝紀咸寧三年六月水沒邸閣
別倉水經注潁水歷釣圻邸閣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
移置此是倉廩名邸閣吳興記云邸閣池水灌田五百一
十畝鱗羽涵泳芰荷交蔚唐聖祿元年縣令鉗耳知命修
邸閣路是水上駕木爲路亦名邸閣矣

雷埶鹽漑釋

寧陽國志南安縣治青衣江會有名灘二曰雷埶曰鹽漑

李公所平也水經注云漢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縣
溉有灘名壘坻亦曰鹽溉李父所平也益州記青衣神号
雷塹廟班固以爲離堆按壘坻即雷塹據常璩說雷塹鹽
溉係二灘酈道元說即一灘而李膺之記又以爲即離堆
也近槩寧陽國志作雷垣鹽溉誤塹者土石高起之名溉
者水中灘磧縈回之名夾江有羅雲溉永川有松溉都江
有外應溉通江有三石洞溉雒縣有馬騎溉